

詩

源

辯

體

詩源辨體卷二十一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中唐錢起較劉長卿。已自逕庭。若郎士元。

字君胃

皇甫冉。

字茂

政

皇甫曾。

字孝常

古詩益微。五七言律絕。

入錄者益少。高

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長卿。大是曲筆。

郎士元。皇甫曾。五言律較錢劉。入錄者雖少。然士元如雙

旌。漢飛將。曾如上將。曾分闡二篇。氣格神韻。可繼開寶。

此外寥寥。亦不多得矣。

五言律。士元如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冉如野風飄疊。

鼓。海雨濕危旌。曾如雨雪從邊起。旌旗上隴遙。數句雄

麗有類初唐又冉五言絕和王給事維禁掖梨花宛似
摩詰七言絕酬張繼則入晚唐矣

五言律

士元如能將流水引更入洞庭波 連鴈沙邊至

孤城江上秋 水容清過客 楓葉落行舟 高松殘子

落 深井凍痕生 冉如山明殘雪在 潮滿夕陽多 水

結泉聲絕 霜清野翠濃 白雲長滿目 芳草自知心

秋深臨水月 半夜隔山鐘 曾如野渡冰生岸 寒川燒

隔林 掃雪開松徑 疏泉過竹林 隔城寒杵急 帶月

早鴻還 幽期山寺遠 野飯石泉清 七言律士元如

亭皋寂寞傷孤客 雲雪蕭條滿衆山 尺素欲傳三署

客雪山愁送五溪僧。蒼苔古道行應徧，落木寒泉聽不窮。冉如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丹陽古渡寒烟積，瓜步空洲遠樹稀。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曾如鑪烟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風傳刻漏星河曙，月上梧桐雨露清。真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等句皆體盡流暢。語半清空者也。

中唐李嘉祐

字從一

司空曙

字文明

盧綸

字允言

韓翃

字君平

五言

律入錄者更少。七言律與絕句爲勝。盧韓七言古尚有可采者。

五言古如杜子美石壕吏等。正是古拙。若盧綸與張權對酌詩讀之誠欲嘔吐。此本不足致辯。但初學者不能無惑耳。盧詩品彙入錄。大是可笑。

七言古**盧氣**勝於劉才。勝於錢故稍爲軼蕩而有**格**。但未**能完美耳**。韓**氣格**不如。而工麗勝之。

韓**七言古****豔冶****婉媚**乃**詩餘**之漸。如重門寂寞垂高柳。

把君香袖長河曲。平蕪霽色寒城下。美酒百壺爭勸。

把朝辭芳草萬歲街。暮宿春山一泉塢。殘花片片。

細柳風落日踈鐘。小槐雨。池畔花深聞鴨欄。橋邊雨。

洗藏鴉柳。等句。皆**詩餘**之漸也。下流至李賀李商隱。

溫庭筠則盡入詩餘矣。

中唐五言律曙如江天清更愁黃葉前朝寺。綸如隔牕栖
白鳥。七言律綸如聞逐樵夫野日初晴。翊如垂楊拂岸。
七言絕曙如萬事傷心罷釣歸來。綸如出關愁暮登登
山路等篇句法音調已入晚唐。

五言律嘉祐如世事關心少。漁家寄宿多。綸如少孤爲客
早。多難識君遲。翊如玉杯分湛露。金勒借追風。翠羽
雙鬟妾。珠簾百尺樓。七言律嘉祐如花渚裏鴻相叫。
苦竹叢邊猿暗啼。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
門。等句亦已入晚唐。

曙五言律如中散詩傳畫將軍扇賣書 七言律如雲生

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地多 講席舊逢山鳥至梵

經初向竺僧求 乃晚唐奇僻之漸學者所當慎始

綸五言排律有從軍行在中唐頗爲矯俊翊送王相公一

篇氣象尤勝至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及送李中丞

閉營春雪下吹角暮山空 二聯雄麗亦類初唐

綸五言絕月黑鴈飛高一首氣魄音調中唐所無唐詩紀

事又作錢起詩

翊七言絕後二句多偶對者藻麗精工是其特創晚唐人

決不能有也如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回通宛轉橋 門外碧潭春洗
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紅蹄亂踏春城雪花領驕嘶上
苑風 王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等句皆
精工特創者也

中唐李端

字正已

五言律尚可繼皇甫諸君耿漳崔峒

五言

入錄者既少而七言律絕亦不多得矣

五言律峒如陶令之官去 七言律端如青春都尉漳如蕭
關掃定 七言絕漳如雖言千騎等篇句法音調亦入晚
唐

五言律端如裊裊楓子落過雨荔枝香 漱泉春谷冷搗

言以李氏 卷之二
藥夜牕深 漳如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 等句亦

入晚唐

唐書盧綸傳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
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愚按夏侯
審制作無聞吉中孚苗發所傳甚少故未可槩述胡元
瑞云嘗歷考古今一時並稱者多以遊從習熟倡和頻
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標目或品格差肩以踪跡離而不
能合或才情迥絕以聲氣合而不得離難槩論也

盛唐諸公五七言律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中唐諸子造
詣興趣所到化機自在然體盡流暢語半清空其氣象

風格至此而頓衰耳。故學者以初唐爲法，乃可進爲盛唐。以中唐爲法，則退屈益下矣。嚴滄浪云：學者以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此不易之論。

以下六則總論大曆之詩

胡元瑞云：中唐以後，稍覺精華，漸趨淡淨，故五七言律，清空流暢，時有可觀。愚按：中唐諸子，才力旣薄，風氣復散，其氣象風格，宜衰而意主於清空流暢，則氣格益不能振矣。

中唐五七言律，氣格雖衰，而神韻自勝，故諷詠之，猶有餘味。晚唐諸子，氣格旣亡，而神韻都絕，故諷詠之，輒復劣。

厭胡元瑞云。中唐格調流宛而意趣悠長深得之矣。

中唐五言律以全集觀雖多靡弱然亦間有類盛唐者七

言律入錄雖多實無有類盛唐者。胡元瑞云。中唐淘洗

清空寫送

送字誤

流亮七言律至是殆於無可指摘而體

格漸卑氣韻日薄衰態畢露矣

中唐諸子五七言律才力既薄風氣復散其聲調語氣多

相類故其詩多相混入不能辨也釋皎然云大曆中詞

人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

正在於此

已上六句俱皎然語

有選大曆律詩者凡涉青山白雲春風芳草等字悉皆不

錄予謂苟不選大曆則已苟選大曆正不當以此論也
國朝嘉靖諸子多用百年萬里風塵氣色等字正是其
聲口相宜若必捨此而求則非諸子之本相矣

詩源辨體卷二十一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李益

字君虞

貞元時人

五言古多六朝體。倣永明者。酷得其

風神。

唐人六朝體例不錄

七言古氣格絕類盛唐。塞下曲本一首。

今集中作四絕句者。非祝殤辭。語多奇警。與李華弔古

戰場文並勝。惜非完璧。五言律氣格亦勝。白馬羽林兒

一篇可配開寶霜風先獨樹。瘴雨失荒城。一聯雄偉亦

類初唐。七言絕開寶而下。足稱獨步。胡元瑞云。七言絕

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爲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

征。愛降城。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

爽。

權德輿

字載之

貞元時人

五言古雖不甚工。然雜用律體者

少。中有四五篇氣格絕類盛唐。七言古語雖綺豔而格

亦不卑。律詩五言聲氣實勝。而七言則未爲工。滄浪云。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權德輿李益

李益。權德輿在大曆之後。而其詩氣格有類盛唐者。乃是

其氣質不同。非有意復古也。

詩源辯體卷二十三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唐人五言古氣象宏遠。惟韋應物、柳子厚。名宗元其源出於

淵明。以蕭散沖淡爲主。然要其歸。乃唐體之小偏。亦猶

孔門視伯夷也。以下六則總論韋柳之詩

韋柳五言古蕭散沖淡。本未可以句摘。今於景中見趣者。姑摘數語。以見大畧。韋如水木澄清景。逍遙清賞餘。

遠峯明夕川。夏雨生眾綠。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

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

川。高林曉露清。紅藥無人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

跡絕。空林無宿火。獨夜汲寒泉。柳如黃葉覆溪橋。

荒村惟古木。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道人庭宇靜。

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石泉遠逾響。

山鳥時一喧。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園林幽鳥

轉。渚澤新泉清。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等句皆

於景中見趣。試一諷詠之。則鄙吝盡除矣。

韋柳五言古猶摩詰五言絕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學

者必欲於音聲色相求之。則見其短篇仄韻爲工。而於

長篇平韻如飲水嚼蠟矣。

律詩易曉。古詩難知。古詩崢嶸豪蕩者。猶易知。蕭散沖淡

者更不易知也。應物傳云。應物爲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也。詩眼云。柳子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愚按唐以詩取士。家傳戶習。人莫不知。而二公之詩。當時猶莫能識。今欲以蕭散沖淡教後學。吾知其不相入也。

學韋柳詩。須先養其性。氣倘崢嶸之。氣未化。豪蕩之。性未除。非但不能學。且不能讀。試觀于鱗元美於韋柳多不

相契。

于鱗不喜應物元美亦未推重

韋柳之詩。蕭散沖淡。後進不宜遽學。譬之黃老。恬淡無爲。乃是超世之術。若少年便耽此道。則頽墮委靡。不能自

振東坡學淵明乃晚年事耳。

韋柳五言古雖以蕭散沖淡爲主然舊史稱子厚詩精裁

密緻宋景濂謂柳斟酌於陶謝之中斯並得其實故其

長篇古律用韻險絕

用韻險絕者不錄

七言古鍛鍊深刻應物

之詩較子厚雖精密弗如然其句亦自有法故其五言

古短篇仄韻最工七言古旣多矯逸而勁峭獨出乃知

二公是由工入微非若淵明平淡出於自然也

此十則論韋柳

與陶不同

東坡云柳子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

應物爲蘇州刺史

朱子云韋

蘇州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愚按

韋柳雖由工入微然應物入微而不見其工子厚雖入
微而經緯綿密其功自見故由唐人而論是柳勝韋由
淵明而論是韋勝柳東坡遷海外惟以陶柳二集自隨
是豈真知陶者哉朱子初年五言古悉學蘇州此一則

論韋柳
之不

同

傳言應物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
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

其集有逢楊開府詩言之備矣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
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

命兒朝持擣蒲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王
墀驅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
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婢妾忽逢

揚開府論舊涕俱垂坐
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晚年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

而坐蓋其人既自豪放以歸恬淡故其詩亦自縱逸以

歸沖淡也。

以下七則專論應物之詩

應物五言古有擬古雜詩等作他如仙鳥何飄飄離絃既

罷彈鬱鬱兩相遇少年一相見握手出都門青青連棧

樹等篇實用古體如霜露悴百草攜酒花林下田家已

耕作偶然棄官去春雷起萌蟄等篇乃學淵明之真率

自然如濟濟衆君子宦遊三十載弱志厭衆紛簡畧非

世器亭亭心中人獻歲抱深惻凌霧朝闔闔茲晨乃休

暇登高創危構臨流一舒嘯靄靄高館暮等篇則學淵

明之蕭散沖淡而實則唐體也。至如負暄衡門下。湛湛
嘉樹陰。仲春時景好。貴賤雖異等。青苔幽巷徧池上。鳴
佳禽。蕭條竹林院。朝出自不還。心絕去來緣。北望極長
廊。見月出東山等篇。則近於無聲色臭味矣。

六朝五言謝靈運俳偶雕刻。正非流麗。玄暉雖稍見流麗。
而聲漸入律。語漸綺靡。遂成雜體。若應物蕭散沖淡較

六朝更自迥別。徐師川云。韋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
麗。其背戾滋甚。要知應物之詩。本出於陶。六朝支離瑣
屑。正不當與之並言。不得以字句形似求之。胡元瑞亦

謂韋左司

應物爲左司郎中

是六朝餘韻。豈道聽而塗說耶。

言詩辨賞 卷三十三
應物五言古短篇仄韻最工。然與本體稍異。他如芳節欽
云晏高臺造雲端。二篇則頗見經緯之功。然沉鬱實遜
子厚。此韋不如柳也。聖朝有遺逸一篇。語涉崢嶸。益非
本相矣。

應物七言古體既矯逸而語復勁峭。與五言古如出一手。
以全集觀聲調間有不純者。

應物五七言律絕蕭散沖淡。與五言古相類。然所稱則在
古也。

李頎七言律物在人亡一篇。元美謂不作奇事麗語以平
調行之。却足一倡三歎。愚按應物七言律此調實多。而

氣似勝之。

子厚五言古較應物有同有異。如新沐換輕幘。悠悠雨初霽。杪秋霜露重。發地結菁茅。老僧道機熟。汲井漱寒齒。等篇蕭散沖淡。與應物相類。如秋氣集南澗。南楚春候早。志適不期貴。鶴鳴楚山靜。窺身楚南極。等篇語雖蕭散。而功用始周。與應物小異。至如稍稍雨。侵竹界圍匯。湘曲九疑漭。傾奔。隱憂倦永夜。瘴茅葺爲宇。窮陋關自養。守閑事服餌。幽沉謝世事。生死悠悠爾。東帶值明后。燕秦不兩立。等篇則經緯綿密。氣韻沉鬱。與應物大異。自是子厚之詩。詩眼所謂尤深難識。學者非熟讀諷詠。

不能有得也。予讀柳詩二十年始悟沉鬱二字。

以下九則專論

子厚之詩

昔人言子厚雅好國語。其文長枝大節處多得於國語。予謂子厚五言古氣韻沉鬱亦得於國語。

元和諸公議論痛快。以文爲詩。故爲大變。子厚五言古如一掩役夫骸。詠三良。詠荆軻。亦漸涉議論矣。至如荆軻結語云。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卽桐葉封弟辯云。或曰封唐。史佚成之之意。但語較元和終則溫潤耳。故不入大變也。

嚴滄浪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愚按子厚騷辭惟愜

螭哀溺。弔長弘。弔屈原。弔樂毅。招海賈。諸文爲勝。而招海賈。則又招魂之變。較諸篇爲尤勝。然諸篇雖爲騷之正派。而無漢武。小山。摩詰。太白。詩趣。故品彙不錄。

揚廉夫云。琴操爲退之獨步。子厚不敢作。遂作饒歌。古之文人。相服而不相忌。如此。愚按子厚饒歌較繆襲。韋昭。雖爲稍勝。而語終不純雅。故品彙亦不錄也。

子厚七言古氣格。雖勝。然鍛鍊深刻。已近於變。姑錄其顯易者數篇。

大曆以後。五七言律流於委靡。元和諸公群起而力振之。賈島。王建。樂天。創作新奇。遂爲大變。而張籍亦入小偏。

惟子厚上承大曆。下接開成。乃是正對階級。然子厚才

力雖大而造詣未深。興趣亦寡。止就律詩言故其五言長律

及七言律對多湊合。語多粧構。始漸見斧鑿痕。而化機

遂亡矣。要亦正變也。五言如挺生推豹蔚。遐步仰龍驤。

雅歌張仲德。頌祝魯侯昌。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

揚。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饒羊。璧非真盜客。金有誤持

郎。訓刑方命呂。理劇復推張。采綬還垂艾。華簪更

截肪。淵龍過許劭。水經弔王祥。不言縲紲枉。徒恨

纏牽長。七言如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林邑東迴山似

戟牂犴南下。水如湯。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鰓鱗。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三畝空留懸罄室。九原猶寄若堂封。青箬裏。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等句。對皆湊合。語皆粧構。較之大曆。則自不同矣。

或問子厚上承大曆。何得爲正對階級。曰。開寶至大曆。則流暢。清空。風格始降。元和至開成。則工巧。襯貼作用日深。前以風格言。後以作用言也。蓋風格旣降。自應作用。

耳。

或問子厚七言律較錢劉諸子氣格似勝。何謂不如大曆。曰子厚詩語多粧構。其聲調乃失之於重。非氣格有勝耳。再以許渾韋莊相比。則知之矣。

或問律詩湊合粧構者。元和間僅得子厚一人。安足槩一時乎。按唐書藝文志。唐詩凡五百家。宋室南渡。僅存其半。今雖有百數十家。亦非全集。意山林隱逸之士。當時且未必收。况今復有存乎。故知湊合粧構。必非子厚一人也。

詩源辯體卷二十四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大曆以後五七言古律之詩流於委靡元和間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劉叉張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諸公群起而力振之惡同喜異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詩至此爲大變矣亦猶異端曲學必起於衰世也

以下六則總論元和之詩

元和諸公五七言古其資性庸下者既不能讀資性高明者又未可遽讀元和諸公如異端曲學多縱恣變幻資性高明者未識正變而遽讀之不免爲惑耳李獻吉云夫詩宣志而導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

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此論於元和諸公甚當。今或以元和諸公爲陋劣者。旣甚失之。或以爲勝李杜者。則愈謬也。

予嘗謂三教之理判若河漢。世之儒者。惑於二教。不敢遽毀先聖。乃欲合而通之。其罪甚於毀儒。當如三家比居。其垣牆門戶。界限分明。庶無混媿之虞。袁中郎謂詩至李杜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此合而通之。且欲以變爲主矣。又或心知韓白歐蘇之美。恐妨於李杜。而不敢言。此又不能分別門戶也。苟能於諸家門戶判然分別。則謂韓白諸子爲聖可也。神亦可也。

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
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
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
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洸洸司徒公。天子爪與肱。提
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蔡州帥新薨。曷不
請掃除。活彼黎與烝。七言古如安得長。翮大翼如雲。
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我心如水劍如雪。
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我願身爲雲東野。變
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洪濤春天

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青鯨高磨

波山浮。怪魅炫曜堆蛟虬。山慘譙譟猩猩愁。毒氣爍體
黃膏流。等句皆豪縱者。然豪縱者未嘗不奇險。而奇
險者未嘗不豪縱也。

先儒云韓愈博涉群書。奇詞奧旨。如取諸室中物。愚按退
之五七言古字句奇險。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無扭
捏牽率之態。其論孟郊詩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
蓋自况也。後世貪多騁博者。往往用事填塞。不惟句法
臃腫。文氣支離。而措置無方。如暴富兒。誇靡鬪奢。適足
露其寒儉相耳。

后山詩話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

工耳。愚按退之五言古如屑屑水帝魂。猛虎雖云惡。鷲
駘誠齷齪。雙鳥海外來。失子將何尤。中虛得暴下。等篇
鑿空構撰。木之就規矩。議論周悉。此目足可惜。又似書
牘。此皆以文爲詩。實開宋人門戶耳。然可謂過巧而不
可謂不工也。雙鳥海外來。中有似玉川處。

退之五言古南山詩。首序南山大槩。次序南山四時變態。
次言方隅連亘之所。次言經歷所見。末用繁欽定情詩。
一法數轉。凡一百二韻。可謂長篇之式。但語太深刻。故
不入錄。

退之五言古。此目足可惜一篇。措語與衆作不同。此篇故

爲拙樸字字有金石聲。學者必先讀子美杜鵑義鶻彭衙諸作。乃可讀此。否則不免驚異耳。張籍祭退之。倣此而庸鄙處實多。後惟歐陽公送吳生一篇。足以嗣響。

五言古。子厚雖沖淡細翫。是一段功夫。退之雖奇險。然才大不費力。故退之之詩。非才高者不能讀。子厚之詩。非深造者不能知。

退之**五七言古**。雖奇險豪縱。然**五言**如幽懷不能寫。稍類建安。南溪亦清駛。亦近淵明。琴操履霜拘幽。頗合於古。**七言**嗟哉董生行。類古樂府。雉帶箭。豐陵行。桃源圖體亦近**正**。今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

退之五七言律篇什甚少。入錄者雖近中晚。而無怪僻之
調。七言三百六旬一篇。則近宋人排律詠物諸篇。偶對
工巧。摹寫細碎。盡失本相。茲並不錄。七言絕。以全集觀
覺太粗率。入錄者亦近中晚。遺興賽神二篇。亦似宋人
退之五七言古爲大變。而五七言律則多出中晚者。蓋退
之才大。以律詩不足取異。不必自立門戶耳。

謝靈運詩極雕刻。而獨以池塘生春草爲佳句。韓退之詩
極奇險。而曰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錫耘。其識見固自在
也。

詩源辨體卷二十五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隱居詩話云孟郊

字東野

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

成嚴滄浪云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令人不歡愚按郊五言古以全集觀誠蹇澀費力不快人意然其入錄者語雖琢削而體甚簡當故其最上者不能窺易其字其次者亦不能增損其句也本傳謂其詩有理致信哉

東野五言古不事敷敘而兼用興比故覺委婉有致然皆刻苦琢削以意見爲詩故快心露骨而多奇巧耳此所以爲變也

東野五言古如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
在夕不存。利劍不可近。美人不可親。利劍近傷手。美
人近傷身。樹有百年花。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
悲花自閑。浪水不可照。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
夫多異蹤。棄置今日悲。卽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變
故爲新難。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
斷猶牽連。君淚濡羅巾。妾淚滴路塵。羅巾長在手。今
得隨妾身。路塵如得風。得上君車輪。離婁豈不明。子
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誰言形影親。燈
滅影去身。誰言魚水歡。水竭魚枯鱗。苟含天地秀。皆

是天地身。天地鑿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貧。甲元魯山等句。皆刻苦琢削。以意見爲詩者也。李西涯云。熊蹯雞肋。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捨之。而不足以饜飫天下。予謂以此論東野。尤切。

東野詩。諸體僅十之一。五言古居十之九。故知其專工在此。然其用力處。皆可尋摘。大要如連環貫珠。斯其所長耳。其感懷八首。中有類陳子昂者。決非東野作。

退之奇險豪縱。恣於博。故長篇爲工。東野矯激琢削。歸於約。故短篇爲勝。歐陽公詩云。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窮者琢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斲一爲商。一

言沙奔骨 卷三十三
律雖不同。合奏乃銛銛數語得二子神髓。故孟之於韓。庶幾相匹。或稱郊島則非其倫矣。

古人自許不謬。東野詩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以濤歸韓。以骨自許。不謬。但退之非不足於骨。而東野實不足於濤。如東野峽哀十首。語亦奇險。然無退之之才。故終不足於濤。

賈島

字浪仙

與孟郊齊名。故稱郊島。郊稱五言古。島稱五言

律。然島之較郊。才質品第。不啻什伯。故退之多稱郊。而少及島。歐陽公亦云。郊死不爲島。是也。島五言律氣味

清苦聲韻峭急。在唐體尚爲小偏。而句多奇僻。在元和

則爲大變東坡云郊寒鳥瘦唐人詩論氣象此正言氣象耳。

賈島五言律如鳥絕吏歸後。蛩鳴客卧時。鎖城涼雨細。開印曙鐘遲。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早講林霜在。孤禪隙月殘。積雨荒隣圃。秋池照遠山。門掩園林僻。日高巾幘慵。孤鴻來半夜。積雪在諸峯。獨鶴聳寒骨。高杉韻細颼。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牀。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空巢霜葉落。踈牖水螢穿。等句皆氣味清苦聲韻峭急其他句多奇僻卽變體不可爲法。如野水吟秋斷。空山影暮

斜。磬通多葉罽。月離片雲稜。凌結浮萍水。雪和衰
柳風。松生師坐石。潭滌祖傳盂。西殿宵燈磬。東林
曙雨風。絕雀林藏鶻。無人境有猿。井鑿山含月。風
吹磬出林。明曉日初一。今年月又三。芽新抽雪茗
枝。重集猿楓。露寒鴻宿雨。瀉過月圓鐘。等句最爲
奇僻。皆前人所未有者。世傳李洞慕賈島詩名。則鑄爲
像以師之。晚唐人卑陋。於島輩傾心向慕。於退之東野
茫乎無得也。

賈島五言律雖多變體。然中如飄蓬多塞下。歸騎雙旌遠
數里。聞寒水。閩國揚帆去。四篇。尚有初盛唐氣格。惜非

完壁。如辭秦經越過石頭城下泊。半夜長安雨。落日投
村戍。四篇。便似中唐。如未知遊子意。去有巡臺侶。衆岫
聳寒色。頭髮梳千下。四篇。亦似晚唐。今並錄冠於前。先
正後變也。

賈島七言律。入錄者雖少。至如霜覆鶴身松。子落月分螢
影石房開。山鐘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却

從城裏攜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臨水古壇秋醮罷。宿
杉幽鳥夜飛迴。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爲一種。與五言

小異。亦爲小偏。

退之五七言古。凡遇窄韻。更極奇險。如賈島五言翫月詩。

言、功、勞、骨、... 卷之三十三
最爲醜惡。其他鄙陋者雖多。而此爲尤甚。人知退之之
爲美。則知賈島之爲惡矣。鄒彥吉謂猶刻形樵牧。而無
所彷彿。將爲芻狗。是也。見三十一
四卷

元和諸子之詩。雖成變體。然其才識則固有過人者。惟賈
島才力旣薄。而識見尤卑。其詩有秋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古今勝語。而不自知愛。如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
身。島先得上句。積思
三年。乃得下句。有何佳境。乃云二句三年得。一吟
雙淚流。其識見卑下可知。

劉公佳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
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引手作推

敲勢。韓愈權京兆尹。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雍至。島具對所得詩。韓曰。敲字佳。遂與並轡而歸。爲布衣交。予謂敲字亦平常語。推字則不成語矣。島識見雖早。不應至此。一說島於驢上見落葉滿地。遂得落葉滿長安之句。無以爲對。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庶幾爲是。

胡元瑞云。晚唐二家。一家學賈島。一家學姚合。方虛谷云。合詩有左無右。有右無左。前聯佳矣。或後不稱起句是矣。綴句亦升。有小結裏無大涵容。其才與學。殊不及浪仙也。予考才調三體律。隨品彙類苑。諸書合諸體。僅得四五十篇。五言律如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移花

兼蝶至。買石得雲饒。移山入院宅。種竹上城牆。基

罷嫌無月。眠遲聽盡砧。馬爲賒來費。僮因借得頑。

裁衣延野客。剪翅養山雞。嚼花香滿口。書竹粉粘衣。

無竹栽蘆看。思山疊石爲。等句。僅入晚唐纖巧中。

亦間有近島者。但其人既在元和間。先已逗入晚唐纖巧。故晚唐諸家實多類之。非有意學之耳。品彙所錄五七言氣格稍勝。今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焦弱侯書目有姚合集十卷待全集出。更爲定論。

周賀

字南卿

與賈島同時。其五言律多學島。如寒僧迴絕塞。

夕雪下窮冬。却來峯頂宿。知廢井南禪。坐久鐘聲

盡談餘嶽影迴。泉流通井脉。蟲響出牆陰。草煙連
野燒。溪霧隔霜鐘。歸人值落葉。遠路入寒山。風高
寒葉落。雨絕夜堂清。凍髭亡夜剃。遺傷病時晝。等
句皆學島者也。

詩源辯體卷二十六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李賀

字長吉

樂府五七言調婉而詞豔然詭幻多昧於理其

造語用字不必來歷故可以意測而未可以言解所謂
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然析而論之五官
稍易而七言尤難按賀未嘗先立題而爲詩每旦出騎
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書投囊中及暮
歸足成之蓋出於湊合而非出於自得也故其詩雖有
佳句而氣多不貫其七言難者讀之十不得四五易者
十不得七八予所錄乃其稍易者杜牧之極推賀而亦

曰理或不及辭或過之然今人學李杜或相遠而學賀
反相近者即元瑞所謂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

詳見漢魏

擬古論中

李賀樂府五七言雖多詭幻而中有佳句五言如霧下旗

濛濛木葉啼風雨蜂語繞粧鏡燈青蘭膏歇落

照飛蛾舞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新桂如蛾眉

秋風吹小綠七言如咸陽王氣清如水西風羅幕

生翠波芙蓉泣露香蘭笑呼龍耕烟種瑤草海

塵新生石山下綠粉掃天愁露濕青雲無光宮水

咽露華蘭葉參差光涼風鴈啼天在水椒花墜

紅濕雲間 漢城黃柳映新簾 隙月斜明刮露寒練

帶平鋪吹不起魚等句皆佳句也至五言如蕃甲鎖蛇

鱗馬嘶青塚白 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

道城頭月千里 七言如簾外嚴霜皆倒飛 酒酣喝

月使倒行 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雲學水聲 梁

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 黑雲壓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鱗開 等句益又奇矣後人學賀者但能

得其詭幻於佳句十不得一奇句百不得一也

李賀樂府七言聲調婉媚亦詩餘之漸上源於韓翃七言古下流至李商隱

溫庭筠如啼蛄弔月鈎闌下 天河落處長洲路 鷓鴣

七言古 如啼蛄弔月鈎闌下 天河落處長洲路 鷓鴣

啼金井下踈桐 落花起作迴風舞 露脚斜飛濕寒
兔 闌臉別春啼脉脉 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
如紅雨 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 桐英
永巷騎新馬內屋深屏生色畫 春風爛熳惱嬌慵十
八鬟多無氣力 衰蘭送君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芳草落花如錦地二十長遊醉鄉裏紅纓不重白馬
驕垂柳金絲香拂水 等句皆詩餘之漸也

嚴滄浪云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
長吉鬼仙之詞耳。愚按賀樂府七言如茂陵劉郎秋風
客。夜聞馬嘶曉無跡。大江翻瀾神曳烟。楚魂尋夢風

颺然。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西山日
沒東山昏。旋風吹馬馬踏雲。百年老鴉成木魅。嘯聲
碧火集中起。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照松花。
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蟲棲鴈病蘆葍
紅。迴風送客吹陰火。等句。皆鬼仙之詞也。又啾啾赤
帝騎龍來。真仙而鬼耶。

張表臣云。篇章以平夷恬淡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
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
則駭矣。已上表臣語今選詩者。於元和間每多錄之。但以其

調婉而詞豔耳。

李賀古詩或不拘韻律詩多用古韻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韻上去二聲雜用。正合詩餘李商隱溫庭筠亦然。後人於上去二聲雜用。一則惑於李賀諸君二則惑於俗音。以爲上去可通用也。

按韋楚老樂府七言有祖龍行。正倣長吉體也。楚老長慶進士開成間爲拾遺奏。李德裕傾牛僧孺而賀則卒於太和五年。元瑞乃謂長吉諸篇出於楚老則失考矣。

李商隱作賀傳言賀將死見一緋衣人召賀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爲記賀竟死。此好奇之士爲之。或賀自衛以欺世。不然豈天帝亦鬼仙耶。又或謂怨家投賀詩於廁。故

不盡傳。此亦好奇之士謂賀之奇有不盡耳。

盧仝

號玉川子

劉義雜言

極其變怪

雖傲於

任華而意

多歸於

○正劉較盧才實不及故佳處亦少馬異篇什不多亦與盧劉相類今亦畧附一篇

盧仝

雜言

有所思

一篇

雪浪齋

日記

以爲語

有不類

疑他

人作樓上女兒曲猶近於正。今亦錄冠於前。歎昨日

第二

篇

以下

始多變怪

月蝕詩

近一千

七百言

極其變怪

如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

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

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 又孔子師老

子云五色令人目盲，惑於天似人好色，卽喪明。傳聞

古老說，蝕月蝮蟻精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骸阿誰

生。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蟻被蟻嗜，乃知恩非類

一一自作孽。王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榻砂土

中，地下蟻虱臣全告，懇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剗妖

蟻癡腸上天不爲臣立梯，蹬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

天光。王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

劍戟，須臾癡蟻精兩吻自決，坼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

魄，衆星盡原赦一蟻，獨誅磔。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

土，萬古更不瞽，萬萬古更不瞽，照萬古。劉義雜言水

柱云始疑玉龍下界來人世齊向茅簷布爪牙又疑漢高帝西方來斬蛇人不識誰爲當風仗莫邪雪車云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王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御炎酷徒能自衛九重間豈信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等句皆極其變怪者也又全與馬異結交詩尤怪僻不可解

盧仝月餽詩雖多村鄙然不過欲騁其變怪其詭浪滑稽處正足以發一笑若任華初未嘗詭浪其村鄙乃自骨髓中來未可與盧並論

王元美云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愚

按盧仝月蝕詩佳處亦自奇警村鄙處不免如元美所

云爾

村鄙者不暇摘

退之效玉川月蝕詩較玉川僅三之一而

皆竄削其語用之豈退之厭其冗穢特爲裁定然不欲見盧之短故但云效玉川也嚴滄浪云玉川之怪長言之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詩源辯體卷二十七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張籍

字文昌

五言古極少。王建

字仲初

五言古聲調僅純然不

成語者多樂府七言二公又是一家王元美云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馮元成謂較李杜歌行判若河漢是也愚按二公樂府意多懇切語多痛快正元和體也然析而論之張語造古淡較王稍爲婉曲王則語語痛快矣且王詩多而入錄者少故知其去張實遠也其仄韻亦多上去二聲雜用

張王藥府七言張如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

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浮雲上天雨隨

地暫時會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

棄 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

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藥城詞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

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蘭膏

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

還與墜時同

古飲行

王如有歌有舞聞早爲昨日健於今

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 篋中有帛

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

思家時 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

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 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

那得到黃泉但看壠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

寒食行

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廻

還起大宅與高臺

北邙行

等句皆懇切痛快者也宋元

國初多習爲之蓋以其短篇語意緊密中才者易於收

拾耳

韓白五言長篇雖成天變而縱恣自如各極其至張王樂

府七言雖在正變之間而實未盡佳選者於韓白五言

長篇不錄而多采張王樂府蓋元和主變而選者貴正

也。

大曆而後五七言律體製聲調多相類元和間賈島張籍

王建始變常調張王五言清新峭拔較賈小異在唐體

亦爲小偏張如柳葉瘴雲濕桂叢蠻鳥聲夜鹿伴茅

屋秋猿守栗林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竹深村

路暗月出釣船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夜靜

江水白路迴山月斜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新

露濕茅屋暗泉衝竹籬王如瘴烟沙上起陰火雨中

生水國山魃引蠻鄉洞主留石冷啼猿影松昏戲

鹿麀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雨水洗荒竹溪沙

填廢渠 野桑穿井長荒竹過牆生 等句皆清新峭

拔另爲一種五代諸公乃多出此矣

張籍七言律如瑞烟深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 闌

門柳色烟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 曉來江氣連城白

雨後山光帶郭青 山鄉祇有輪蕉戶水鎮應多養鴨

欄 九靈洞口行應到五粒松枝醉亦攀 等句風味

亦與五言相類七言絕漸入晚唐而入錄者最爲有致

然中多雜以夢得之詩

王建七言律入錄者僅得四五其他句多奇拗遂爲大變

宋人之法多出於此如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

須來。迴殘正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時過無
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曾向先王邊諫事。還應
上帝處稱臣。檢案事多關市井。聽人言志在雲山。

臘月近湯泉不凍。夏天臨渭屋清涼。秦隴州緣鸚鵡。

貴王侯家爲牡丹貧。看宣賜處驚迴眼。著謝恩時便

稱身

和蔣學士
新授章服

等句實爲宋人奇拗之祖。而劉後村爲

多但建全篇完妥者少。故未可入錄。

王建七言律如功證詩篇離景象藥成官位屬神仙。奇

險驅迴還寂寞。雲山經用始鮮明。沙灣漾水圖新粉。

綠野荒阡暈色縉。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晚花

鮮 無多白玉階前濕積漸青松葉上乾微等句實爲

怪惡如借倩學生排藥合留連處士乞松栽 多愛貧

窮人遠請長修破落寺先成 鋪設暖房迎道士支分

間院與醫人 律羨人家多力子祈求道士有神符

顛狂遠樹猿離鎖跳躑綠鬪馬斷羈兼食等句又極村

陋實爲村牧皮陸唐末諸子先倡沿至宋人遂爲常調

矣餘見杜牧皮陸唐末諸子論中

詩有景象卽風人之興比也唐人意在景象之中故景象

可合不可離也王建贈盧汀詩功證詩篇離景象此實

自謂意以爲初盛唐不離景象故其意不能盡發今欲

悉離景象。悉發真意。故其詩卑鄙。至是此唐人錯悟受
魔之始也。趙凡夫云。文論得失。詩尚妍媸。此則全不論
妍媸矣。與晚唐總論
末三則參看

王建七言絕有宮詞百首。入錄者無幾。茗溪叢話云。閱王
建宮詞佳者亦少。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耳。其間雜以他
人之詞。云云。胡元瑞亦云。建寥落古行宮。一首語意妙
絕。合建七言宮詞百首。不易此二十字也。